

Die Er Nvhai

国外的恐怖组织团伙和某国政府组织
提取蝴蝶的基因种植在人的体内

诞生出人和蝴蝶的杂文
毁灭人类的新生代变种体
试验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秘密展开



张振如◎著

蝶耳女孩

被抽取中的受精卵从出生后不久就因为身体脆弱而早早死去
但是幸运的是居然还有人能因此活了下来

延边大学出版社



蝶舞女校

张振如◎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蝶耳女孩/张振如著. —延吉:延边大学
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34-3542-5

I. ①蝶…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951 号

蝶耳女孩

作者:张振如

责任编辑:李善姬

图书策划:  腾飞工作室
☎13810585133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网址: <http://www.ydcbs.com>

E-mail: ydcbs@ydcbs.com

电话:0433-2732435 传真: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0433-2133001 传真:0433-2733266

印刷: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80 千字

印数:5000 册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5634-3542-5

定价:2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坎坷的命运	1
第二章	周转的轮盘	10
第三章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21
第四章	发现秘密	28
第五章	父亲为什么不相信我	35
第六章	发现后的沉痛	42
第七章	反思的朋友	56
第八章	惊愕的消息	61
第九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0
第十章	学校里的坏学生	80
第十一章	喜欢就应该放弃	89
第十二章	善恶的报复	101
第十三章	提升勇气	114
第十四章	在学校最后的日子	122
第十五章	揭示真相	134
第十六章	旅途前的希冀	142
第十七章	危险来临现在就出发	154
第十八章	步步为营的危险	167
第十九章	灵长类动物的复仇	177
第二十章	失去理智的疯狂	190
第二十一章	深渊的紫日	209



夏夜的凉风徐徐而吹,黑蓝色的天际繁星点缀,半弯的银月就像一个将要休憩的小男孩,在睡之前仍要睁开那双清澈又懵懂的小眼睛,它调皮地一会儿躲进云里,一会儿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

浩瀚无垠的宇宙,每一颗星星都是那么耀眼,那么与众不同,因为在一颗颗渺茫的星星上面都有着一个个美丽的生命在延续,也许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他们也有欢笑,也时常伴有泪水,一切都是美得让人浮想联翩。

皎洁如玉的月色,在被几片乌云慢悠悠地折腾之后,尽情地挥洒着属于它的光彩与魅力,融合着夏夜的虫鸣声,一切是如此的恬静与安逸。

月光调皮地东躲西藏,顽劣地爬上爬下,硬是把几处阴暗潮湿的地方也变成了“月色广场”。

它又悄悄地踩过萋萋青草,蹑手蹑脚地用底下的砖块踮起脚尖,爬上一户人家的窗头,探出暖融融的脑袋,屋子里黑黝黝的,只听见断续又轻微的粗喘声。

好奇的它,忍不住内心的澎湃,硬是把身子全部钻了进去,这下倒好,照亮了小半间屋子。

清晰了,在月色下纠缠的玉体更加的欲火膨胀,激情燃烧。男子在勇猛的前后涌动时,突然停住了,他微转过脸瞟了眼洒在身上的月光,朦胧地一笑,又继续着刚才的动作。

月光被这情景迷了眼,怔怔地硬是看了半天也没把眼睛挪开,突然它脸一红,羞愧地挠挠脑袋,悠悠地转过身去,准备离开。

此时,天上划过几颗流星,在美丽的天穹挥舞下几道弧度。

还有几颗亮晶晶的光点璀璨而夺目,在浩瀚的天空中飞行着,好像萤火虫在寻找回家的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就像命运的轮盘转动着开始的色彩,一切显得那么安静而祥和……

她,名叫乐如,出生在江浙一带,熟人都喊她为如子。她是一个男人的女儿,因为她的出生致使男人的妻子难产而死,从此男人就认为她是害死自己的心爱女人的罪魁祸首,而她的出生也带来了非同于她人的外貌,就是似一对蝴蝶翅膀的耳朵,俗称蝶耳(呈浅蓝色),致使人们一直说她为怪胎,说是因为前世造孽太深所以今生才受到诅咒。更重要的一点是,男人非常不喜欢女孩子,因为他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社会的进步,一些人把怪胎这词改为“外星人”,就像电影里放的那个来自外太空的怪物,比如ET。而她也羞于别人这么说,所以一顶帽子把耳鬓处盖得严严实实,不管春夏秋冬常戴于头顶,几处破了补补仍旧好看。

一转眼,她已经是读初三的学生了,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像每个人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生命的交响曲。唯一的变化就是她越来越成熟、懂事,也越来越漂亮了。而她接下来的命运就是努力争取考高中,因为只有不断进取读书的人将来才大有成就,所以在她心里只要好好读书,将来就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可是让她一直心里没谱的事就是她还能不能继续上高中,当然她的学习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唯一的忧虑就是家庭,如果家里不让自己读书,即使学习再好那也无济于事。

考虑了很久,她还是决定要试一试,哪怕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也要争取,因为这关系到将来自己的命运与幸福。

夜色已深。今夜,月朗星稀,外面静静地,偶尔能听见几声狗吠。

在房门口徘徊了好久,见里面少了唏嘘的谈笑与喘息声,她终于静下心来,叩响了房门。

“这么晚还不睡,你要做什么!”开门的女人是她的后妈,烫着今年流行的海藻卷发,隐隐的还能闻到一身的茉莉香水味。她是在母亲死后一年就进门的女人,并且很快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她平时就对如子不好,视如子为眼中钉、肉中刺。

“我……想找我爸爸谈点事。”如子小心翼翼地开口,时不时地将视线往房里瞟望,看见那个是父亲的男人,光溜溜的身子下半身遮了半条被子正酣睡在梦中,脊背上还沁出些晶黄色的汗珠。

“去去去,看什么看!”后妈对着她挥舞着手掌,不耐烦地说道,“什么事,找我说也是一样的。”

如子瞅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女人,穿着漂亮的丝绸做的睡衣,就像在花丛里跳舞的蝴蝶,美得让人惊叹,要是自己也有幸试穿那该多幸福。

“我……”如子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对这个女人说自己的事。

“你倒是说呀,毛病啊!”女人提高分贝,生气地白了她一眼。

“我是想说……我能不能继续读高中?”退后一步,如子咽了咽口水。不知道这话会激起她什么样的反应。

“读高中?”女人惊讶地关上房门,走出几步,用一种鄙夷的眼神看她,“供你吃住已经很耗费了,你不仅不想着为家里减轻负担,还想着增添一大堆累赘,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呀?!”后妈几乎质疑地低声怒吼,让如子不禁吃了一惊,或许她也早就料到会有这种结局。

“可是……要是有更多的知识,不是能赚更多的钱吗?”如子还是想为自己的目标申冤,泛涩地企图挣扎。

“你放屁!谁告诉你的,你吃这里的,用这里的,难道读书就不用钱啊,这钱会从天上掉下来还是你去抢啊。”后妈冷不丁地给了她一个脑瓜子,狠狠地教训道。

如子赶紧捂住头上的那顶帽子,知道暴风雨若再一次来临后,自己会更惨,但是她不怕,因为有意义的斗争即使死去也在所不惜,这是她在多年困境中磨砺出的意志。

“你也不想想,你还有弟弟,你多为你的弟弟考虑考虑行不行,别一个劲地只为自己着想,即使是猪也有到时候为主人奉献的精神,你有吗?你这只吃不吐的废物!”后妈的脸扭成如恶魔般噬人的样子,忍不住又气恼地使劲拧了几下如子的肩膀处,已经习惯的她经常会对着如子既骂,又会有暴力倾向。

“我是人,不是猪!”如子退后几步,忍不住对着她大叫,偶有倔强的她不许任何人侮辱自己的人格。

“嘿,死丫头,你还来劲了,信不信我抽死你!”后妈转过身便拿来平时用来捅马桶的马桶拔,举起手对着如子硬是一拍,重重地拍到她身上,几滴挂在上面的水珠飞溅开来,“有本事你不要住家里,那么厉害你就滚出去好了。”

如子站着一动不动,像是在忍受屈辱,更是积压怒火,她知道她要忍,忍一时海阔天空,现在的羽毛还不足以展翅高飞。

“妈,你吵什么啊!”这时,她的儿子从另外一间房里走了出来,心情坏透的



他更是对外面的吵闹心烦意乱。

“铭铭，是不是吵到你了。”女人见儿子出来，为了保持母亲的和蔼形象，赶紧扔了手中的马桶拔，露出一张慈眉善目的笑脸，“都是你姐姐，做错了事还硬和妈较劲，气得妈差点吐血。”后妈嗲声嗲气地直拍胸脯，大惊小怪地揽过儿子的肩膀。

如子睨了她一眼，这个女人真好比蛇蝎。

“妈，姐姐不是那样的人，你一定误会她了。”这个才比如子小一岁的男孩，早已是个长相英俊挺拔的小伙子，遗传了他母亲的面容却没遗传她的恶性。

“小孩子，你知道什么，去去，回房间做作业去！”后妈见儿子都没替自己说话，心一凉，赶着儿子回他的屋子。

如子对铭铭的感觉很好，因为他经常会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像个男子汉一样挺身帮助自己，尤其当他母亲责骂自己的时候他经常不由分说地替自己说话，这使得她很感激。

“别的我也不想说了，反正想读高中的事，门都没有，如果你不信可以试着去问你爸，看他是点头还是抽你两耳刮子。”后妈慢悠悠地走了出来，语气平缓许多，可能是她儿子又替如子说好话的原因。

“不用了。”如子抿了抿嘴，转身便离去。

“等等，”后妈及时叫住她，走到她身前问道，“那些衣服都洗了没有？”想起了交代给她的一些事情。

“刚洗好。”

“带我去看看。”后妈哼了几声，对着她喷了口鼻息。

“呀！这衣服你到底是洗的还是直接扔水里泡的，这样就挂上去了？”后妈一到晾衣服的地方，拿起衣服一嗅，直皱眉头，愤愤不平地吐了口痰。

“我是用手洗的。”如子鼓起嘴，难道连洗衣服也要挑剔，这个女人太不讲理了。

“怎么没香味？”后妈扯下一件，直接扔给如子。

“肥皂没了，我直接用洗衣粉漂的，洗了好几遍的。”如子拿起衣服，闻了闻，白白净净的不好吗？！

“肥皂没了，你不会去买来再洗啊，蠢得跟猪一样。”后妈气急败坏地扯下衣架上的所有衣服，一股脑地扔向如子，“既然不想去买，就再给我洗十遍，要是衣服褪了色，你给我看着办吧。”鬼叫般地留下几句威胁的话，甩头就走。

衣服在手里被攥得扭成一团，几滴晶莹的闪光在眼眶里来回流动，如子马

上用手擦去,吸了口气,把衣服重新放进水桶里面,放满水。

如子静静地洗着那些衣服,隐忍已经成了她从开始学会做事起被人指使的标准。

透明的月色在水池里,荡漾起一丝丝令人心碎的涟漪,只感觉到自来水冲刷下来的冰凉与麻木。

“啧啧啧……好可怜喏!”这时从她侧前方传来一声调侃般的意淫。

如子不用看也知道是谁了,又是那只总会在自己受罚时幸灾乐祸的臭猫咪,这是一只毛发银白色的猫,也是家里那个女人几年前花了高价钱买的爱宠。

它总会随着女人的个人兴趣和不同潮流,变化着身上那凌乱又另类的杂毛,就像卡通片里的那些搞笑动物。

这只猫懒洋洋地卧在花坛一旁,刚才的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它,很是同情但又无奈。

“可怜天下人,今夜就你最可怜,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沉重的哀悼!”猫睁着一只眼,梦游般地打着哈欠。

“有什么好可怜的,每天都这样,你不是都看在眼里嘛。”如子抬了下头又接着搓衣服。

如子对于自己从小能听懂动物语言的特异功能很是奇怪,小时候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别人说她是疯子,直到懂事后她才知道,能听懂并且能和动物对话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为这件事她真不知道该感到高兴还是恐惧,难道人们眼里说自己是外星人,真是这么一回事吗……

“所以说啊,天下的可怜人当中,今夜就你最可怜!”猫微微伸了下娇嫩的脖子,用干净的爪子挠了下腋窝处。

“你就别取笑我了。”如子苦笑道,无奈地摇摇头。

“我要是取笑你,你早就眼泪汪汪,作为男子汉的我,是从不随便欺负女孩子的。”猫睁开双眼,伸了伸懒腰,挺起身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那看来我还得感谢你,谢谢你是个伟大又富有雄性的博爱家!”说着,如子竖起大拇指,刚才还愁眉紧锁的脸上露出难得的苦笑。

“那是,怎么说我也叫亚当,男性的诞生之父!”猫趾高气昂地抬头挺胸,无奈的是如此一个树立于天地间的雄性者怎么会只是一只猫,它经常为这个问题感到郁闷与哀愁。

“什么亚当,明明就叫‘咪咪’。”这时铁栅栏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如子转头一看，是自己的好朋友——阿黄。

阿黄是一只棕色毛发的流浪狗，有一次城管捕杀流浪狗，如子看到惊恐的阿黄，出于善心把它救了下来。事情也因此婉转，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阿黄嘴里叼着一本掉了封面的书本，用前肢把书本推进铁栅栏够得到的夹缝中。

“你才咪咪，你全家都咪咪！”猫厉声尖叫起来，平时最看不惯这种肮脏的癞皮狗。

“如子，我也不认识字，在收破烂的地方给你拣了本书，也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阿黄没理睬猫的叫喧，对如子说道。

“谢谢你，阿黄。”如子放下手中的活，高兴地跑过去，抽出那本书，随便翻了几页，竟然是高中的复习书，“太好了，是高中的书。”如子兴奋得差点跳起来。

“只要你喜欢就行了，下次我再帮你注意点儿，有的话再带几本给你。”阿黄见如子那开心样子，自己也不由得欣慰。

“叽叽歪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捡回几本破书嘛。”猫学着阿黄的说话腔调，不屑地把头转过去，同时作出一副鄙视的姿态。

“阿黄，你吃过饭了吗？”如子把书本揣进怀里。

“我……吃了。”阿黄苦涩地咽了咽口水。

“一看就知道没吃，你等等啊，我去拿些饭来给你。”说着，如子快速地跑进屋子。

“喂，这几天过得可好？”阿黄对着猫说话。

猫一副懒得理你的神情：“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你！”嗤之以鼻地喷出一口气。

“喂，咪咪，我看你是被养尊处优太久，都忘记自己的天性了吧。”阿黄歪着脑袋，舔了舔舌头。

“我叫亚当，不叫咪咪，白痴，你这个死癞皮狗！”猫从高处轻盈地跳下，生气地撅起嘴。

“要是你也叫亚当，那全天下的雄性动物都是亚当了，我也是了，我看还是不要做名人的为好，这样会招致群攻效应。”阿黄头头是道地讥笑道。

“懒得和蠢蛋废话，你可以滚了！”猫抬起一只脚爪，对着阿黄挥挥手。

“阿黄，饭菜不是很好，你也只能将就着吃了。”如子从房里跑出来，兴冲冲地把一碗拌着肉汤的饭端到阿黄面前。

对于平时经常挨饿,吃剩渣的阿黄来说,眼前的饭菜已是美不可挡,忍不住诱惑的它,狼吞虎咽般地吃了起来。

“要是我告诉那女人,你可就惨咯。”亚当得意地扬扬头。

“亚当,你别说好吗。”如子恳请亚当保密。

“如果以后你们叫我亚当,我可以接受,否则免谈。”

“明白了。”如子点点头。

“如子,你高考的事,解决了没?”把眼前的饭吃得一干二净后,阿黄关心地问道。

一提到这事,阴暗的情绪马上浮上心头,如子垂头丧气地摇着头。

“没事,你这么聪明,即使不上学,自己在家学也是一样的,你们人类有句话怎么说的,叫自学成才,对吧!”阿黄憨憨地挠着脑袋。

“嗯,我知道该怎么做,谢谢你!”如子微笑着点点头。

“谢谢你!不客气!”亚当嗲声地憋着嗓子在一旁故作姿态,“恶心得我今晚失眠……”

“姐,你在跟谁说话呢?”这时从屋内传来弟弟好奇询问的声音。

“哦,没,没有。”见铭铭从屋内走出来,如子赶紧把那只碗藏进花坛里,清了清嗓子。

“那我刚才怎么听见你好像在跟谁说话似的?”铭铭穿了条短裤,手里拿了瓶冰凉的可乐,从屋内走了过来。

“我……我在自言自语呢,无聊的时候这样挺解闷的,就像电视里的那些演员一样。”如子说着给他展现一个灿烂的微笑,“你说我有没有演戏的天赋?”

“我感觉挺傻的,你这样的演员只有我当导演的时候才会可能录用。”铭铭笑着摇头,走到她身边,顺手把可乐递给她。

“不是吧,有你这样说你姐的吗?”如子一乐,接过可乐放在一旁。

在这个家里,每当受到冷落或忧伤时,只有这个乖顺又帅气的弟弟会让自己缓过神来,有时候总在猜想,是不是上天同情自己让他在自己心酸时陪伴在身旁的呢,每每想起这个答案时,她总会为这个傻念头而憨憨痴笑。

“我这可是在保护姐你呢,怕给别人包装后说不定就成煤球了。”铭铭调皮地咧嘴大笑。

“你才煤球呢,篮球打多了吧你。”如子既好气又好笑地顺手朝他洒出一些水滴。

“啊……难得的清凉,享受甘露的滋润。”铭铭闭上眼,一副被水洒却还陶

醉其中的样子。

“就贫吧你。”如子开心地笑着，不知为何他总对自己撒泼，装出一副比自己还大的模样，来充当他的无辜，他的顽皮。

记得在读初一那会儿他就已经长身体了，如今都比自己高了半个头，都成了个小大人了，虽说自己也有接近一米七的个头。

“姐……”突然，他开始变得愧疚不安，语气清幽、断续。

“怎么了？”如子拧开那瓶可乐，喝了一口，凉爽到心。

“我为我妈刚才那么对你，向你说声对不起！”铭铭惭愧地垂着脑袋。

“没事，反正也都习惯了，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再次提及不开心的事，如子显得既坦然又无畏。

“姐，我说过我要保护你的，好好疼你一辈子，但是我连我妈那关都阻止不了，太愧对你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郁闷，铭铭懊恼地咬着嘴唇。

这些话听着很是别扭，让如子感觉浑身不自在，就像蚂蚁爬在自己身上却无法抖落。

也不知为何，听到这话会莫名地臊红脸，如子咳嗽一声，吞吐着说道：“铭铭，你就别再说这些肉麻的话了，你的心意姐明白，不过姐听着怪怪的。”

“会吗？”铭铭困惑地抬起头，睁着那双黝黑俊美的丹凤眼看她。

“身临其境。”如子笑着耸耸肩，又拿起一件衣服搓了起来。

“别洗了，这衣服本来就是干净的，再洗都成搓澡巾了。”铭铭直接把那盆里的衣服随便拧了几下，挂到身前的晾衣架上，“我妈这人就爱对你鸡蛋里挑骨头，你也别往心里去，她人就那样，你就当放屁好了。等我赚够了钱，一定要把你带出去住，好好补偿你在家里的损失。”转过头，很自信地绷起一张仍旧稚气未脱的脸。

“损失？”抵不过他的执著，如子站着傻笑，愣了愣。

“是啊，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姐的。”他走了过来，再次拿起几件衣服，胸有成竹地向她展示着迷人的阳光。

“看来我还真得感谢我这个待姐如命的弟弟了。”如子忍不住扑哧一声捂着嘴而笑，拿起几件衣服也往那儿挂。

“谢就不用了，只要以后姐能答应我的事就行了。”铭铭狡黠地露出一排如雪的牙齿。

“行，只要姐能办到的事，统统答应你。”如子开心地看了眼身旁这个既是顶立于天地间的男子汉，又像长不大的孩子似的弟弟。

“那拉勾！不许反悔！”像是奸计得逞，铭铭一转身便伸出手，另一手又抓起她的手。

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却见如此幼稚的小把戏，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如子也只好爽快地拉起勾。

“哎哟，这该死的蚊子。”猛地滑下手往小腿响亮地一拍，“臭蚊子，就爱吸我这大帅哥的血，美死你了。”对着手掌里被拍瘪了的蚊子，铭铭故作一副趾高气昂的阴险。

“谁叫你正在发育阶段，蚊子当然爱吸既有营养又富有帅哥蛋白质的基因，这样它们回去了也可以生一个长得像铭铭这样天生帅气的孩子，又有十足的尖嘴的调皮蛋，何乐而不为呢？”如子顺眼一瞥他那长满了淡黑细毛的小腿，笑呵呵地把洗过衣服后的水拿去浇花。

“真被你打败了。”铭铭无奈地吹走手里的蚊子，吐了吐舌头。

“想和你姐斗，你还得再练两年。”如子回头，笑得更加天真烂漫，灵秀的眼眸在月色下闪着莹莹的蓝色，就像宝石。

十六岁的年龄，就像这个季节一样烂漫，花季盛开。

“姐，你真是太美了，就像公主一样，我恨不得现在就娶你回家。”傻傻地惊呆着，睁着那双乌溜溜的大眼，铭铭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朦胧月色的辉映，稀朗星辰的点缀，显得她更加的自然清纯，搭配着头上那顶白色帽子，仿佛来自天国的公主，散着异样的神美，好似一湖平静的春水在落叶躺下后，开始缓缓地荡漾出恬静的梦境。

“铭铭，你胡说什么呢。”听到这句另类的话，如子立刻板起脸。

“我……我这是称赞你呢。”铭铭紧张地舌头打结，看到脚跟前那只懒洋洋的猫，立即指着对它命令，“咪咪，你说我说的对吧。”

亚当立刻作出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身上的毛发一下子成了尖刺状，对着他喵喵嘶叫，随之又很悠然地从他身边经过。

“这猫有病！”铭铭奇怪地看着猫走进屋里。

“我看你也病得不轻，快点回屋睡觉去吧，明天还得上课呢。”如子忍俊不禁地捂着嘴，催促把他赶回屋里。

如子笑，是因为刚才听到亚当对铭铭咆哮的话：“做犯贱的猫，让更犯贱的人见鬼去吧！”



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就要中考了,精神压力更加的繁重,但这对如子来说并不算什么。唯一让她感到遗憾和难过的是,恐怕以后再也踏不进高中的门槛了。

下午放学,总会有孤单的身影留在最后,然后提着一个装课本的塑料袋,悠悠地走出校门。

每当她出校,就会有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翘首企盼在校门口的远处,身边停靠着一辆黑色的大奔越野车,就像那个人一样的人高马大。

从初中开始到现在,可以说三年如一日,他也学着她的默默无闻,内心却又散发着炉火的纯青,这点如子可以感觉到。他从来就戴着一副黑色墨镜,一身黑色的便装,俊酷的造型和面容,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还有为什么总是这么看着自己。

因为顾虑,所以没问,毕竟看来只像一个远在天涯又近在咫尺的陌生人。

“今天放学很晚啊。”在她踌躇的瞬间,他已经来到她的身前,他摘下那副厚重的眼镜,那有着细长眼睛、修长脸型与硬朗轮廓的他轻轻问道。

“我……”不敢回答,如子胆战心惊地调头就走。

“学习一定累了吧,一起去吃饭好吗?”他及时地拉住她的手腕,声音刚毅而沉着。

从那细而黝黑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的邪念,有的只是真诚与坦然,如子缩回手,失措地点点头。

如子第一次坐上汽车,而且一坐就是奔驰,内心总有说不出的悸动。但是这种悸动很快就被另一种彷徨紧张给代替了。

“不要紧张,我不是坏人。”他关上驾驶座的车门,看到如子不安地紧握着双手,就伸出那双大手握住她的小手。

第一次被陌生男人握住手,本能的抵抗在瞬间崩塌,如子僵硬地仿佛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还有那逐渐灼热的耳朵和面颊。

“是不是我这么冒昧把你给吓坏了?”看到如子越加凝重的表情,他呼了口气,“放松点!”接着又把另一只手伸过来,一手握住她一手又轻抚她的手背。

在那宽大的手心里,如子感觉自己很渺小,渺小到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在他不断的宽慰下,暖流不断地渗入心里,终于把她心底的冰霜给化解。

“你……你是谁啊?”恢复冷静的意识后,如子赶紧羞涩地抽出手,发觉自己的脸烫得红火。

“斯卢卡·西特。”他坦然地回答道。

“什么?”如子诧异地皱起眉,抬起头看他。

如子这才发觉,这个长得特有男子气概的人,和自己的长相还是有一些区别,确切地说不像中国人,像是哪个国家的混血儿,难怪酷得很不一般。

“其实名字并不重要,只要你相信我是来帮助你的就行了。”他已经在公路上缓缓地开出了车子。

“你是……华侨吗?”如子仔细地打量着他,乌黑的短发,略显黝黑的健康肤泽,浓眉细眼,但细并不代表眼睛小,这种人说话或者笑起来的时候就像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特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俊美雕像,完美得让人窒息。

“对,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中国人。”他简单地回答道。

“那你怎么会来这?”如子疑惑地望着他,一脸的肃穆从容,隐约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刚毅的气质,仿佛刚从部队的熔炉里脱离而出的那种军人的劲道。

“等会儿我会把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告诉你。”他侧过脸,微微扬眉。

那短暂的言语表达,真的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明星,或者比明星更有气质,如子的第一感觉觉得他不像是对自己另有企图的人,因为自己身上也并没有什么利可图。

车子开到一家高级的星级酒店,如子下车后被眼前壮观的建筑物所惊呆,以前对能来这种地方恐怕连做梦也是奢望,上学路上那也只是急促地一瞥而过。

“走吧。”停下车,他轻吁一口气,从另一边牵起她的手,踏出坚定的步伐。

如子对来这种地方显得更加不安,因为自己的身份与粗劣的着装完全和这里富丽堂皇的环境不协调,可以说成了鲜明的反差,感觉连在门口问好的服



务员都投来异样的目光。

如子羞愧地低着头，一手紧捂头顶的帽子，生怕被外人察觉出自己的另类。

突然，他停下脚步。如子因为没有准备，差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幸好被他一手拉住，才没出大糗。

“怎、怎么了？”如子咽了咽口水，慌张地环顾周围又看他的模样，胆小得就像一只小松鼠。

“怎么变得那么自卑胆小，还是你从来都是这样生活？”他镇定地抓住她的手，静静地看着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如子抽回手，颤了一下，“我还是回去吧，这种地方不适合我来。”说着，转头便跑。

他一个快步挡在她身前，一手抓住她的胳膊，将如子往他胸膛深深地拥入。

“刚才是我的话太过火了。”紧紧拥抱着她，他感到深深的抱歉。

温热的谈吐在额头上方漂移，如子感觉身子骨由僵硬变得酥软，这样的拥抱更是让人不能抗拒，尤其是对一个永远处于孤独边缘的女孩子，何况从他身上散着男性独有的荷尔蒙味，很容易让一个女生心驰神往。

他的拥抱并不十分心潮澎湃，反而像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拨开身前绿油油的芳草，瞭看天地间最纯净广阔的视线，还有聆听鸟儿安静地从头顶掠过的声音。

“没事吧？”他释怀地放开她，定定地看她。

“没，没事。”如子猛地惊醒，低着头，仓皇地用双手捂了捂头顶的帽子，“我……我不太喜欢来这种地方。”狼狈地找一个不知由的借口。

“放心，我绝对会给你一个安静的空间。”他很肯定地说道，说着再次慎重地牵起她的手。

不知为什么，如子在被他牵起手后，连本能的反抗也失去了，就这么乖乖地被她牵着往前走。心中莫名地感觉到，他很像一个大哥哥，能给人安逸从容的态度。

他带着如子来到了二楼的西餐厅，这个餐厅面积很大，桌子间隔的距离很宽，形成一个个独处的形态与位置，而且布置得很有美感，再加上从顶上折射而来的霓虹灯光，刚进来就仿佛被抽走了疲惫的神态。

“好美啊……”如子展望这片梦幻般的餐厅，情不自禁地称赞道。

“会吗？”他随意瞟了一眼，感觉很自然，看中一处不错的位置，就带着她走过去。

刚坐下，热情的服务员就走来询问他们，需要点什么。

“怎么，还没欣赏够吗？”他轻轻一拍坐对面的如子的肩膀，“要吃什么？”

“我……”如子这才醒过神来，茫然地看着他，又有点胆怯地瞟了一眼身旁的服务员，生怕服务员对她的这副穷酸样而投来不屑的神色。

“那就先来些甜食，还有果汁，别的再来些……肉狗和烤肉。”他看着如子，完全在考虑她的饮食，“这些够吗？”他看着她问道，语气里满是深情的关怀。

如子则茫然地点点头，因为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资格开口。

“那就先来这些吧，等会有需要再点。”他向服务员叮嘱了几句，回头又不忘加上一句，“麻烦请尽量快些，谢谢！”优雅地一声道谢。

自从点了东西，两个人就等待着，如子沉默地低着头，两只手在底下不停地拨弄着，显得焦躁不安。而他，则静静地看着如子的一举一动，仿佛在仔细地观察她身上的所有一切，包括每一个毛孔的起伏或是细胞的微动。

如子知道他一直盯着自己在看，却不知道怎样去首先开口，羞红着脸只能选择沉默。

“一直以来你都这样吗，如子？”他终于开口，仿佛欣赏完了她所有的缺点或者表示怜悯。

第一次听到从他口中飘出自己的名字，那特有磁性的嗓音喊出自己名字的时候，真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如子愣着发呆，竟也傻傻地应了句：“嗯。”

“为什么不试着去改变，女孩子开朗点不是更好吗。”他持着他应有的观点，认真地说道。

“你到底是谁啊？”没有随着他的问题而陷下去，如子吸了口气，问他。

“我？不是在来的路上已经告诉过你了吗。”他局促地一笑，耸耸肩。

“这些年，你一直等在校门口，难道就是为了看我？”想起这个很重要的疑问，如子怯怯地望着他，当然她也知道自己完全没有那个魅力会让任何一个人为自己而翘首企盼，而且他还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男人。

他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微微点头：“对，我一直看的就是你。”口气平淡得很自然。

“为什么？”如子认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让一个陌生人三年来一直观察着自己。

“因为我得保护你。”他很坦然地说道，目光深邃且黝黑得发亮。